

LITERATURE

Г

Masterpieces

Ш

Р

О

*Мертвые души*

# 死魂灵

Н.В.Гоголь

[俄]果戈理 著

郑海凌 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*Мертвые души*

# 死魂灵

Н.В.Гоголь

[俄]果戈理 著  
郑海凌 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死魂灵/[俄]果戈理著;郑海凌译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3.2

(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)

ISBN 7-5339-1719-7

I.死… II.①果…②郑… III.长篇小说-俄罗斯-近代 IV.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109466号

死魂灵	
[俄] 果戈理 著 郑海凌 译	
责任编辑 王雯雯 刘微亮 装帧设计 张妙夫 应一丁 张坚华	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: 310006 电邮: Zjlyph@mail.HZ.ZJ.CN
	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	开本: 640×940 1/16 字数: 331 千字 印张: 25.5 插页: 3
	印数: 0001-6000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	ISBN 7-5339-1719-7/I·1511 定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# 出版者前言

钱钟书在大学时代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书，说有两类，一类是“可读的”（Readable），一类是“耐读的”（Rereadable）。

这个“耐”字用得真好。

一件衣服久穿而不破，我们叫“耐穿”；一个零件久转而不损，我们叫“耐磨”；一个人屡被打扰而不恼，我们叫“耐烦”。那么，一本书读了多遍而不生厌，有什么比“耐读”更贴切的呢？

村上春树在《挪威的森林》里描述过“耐读”：我只是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书多看几遍。“我反复地看，有时便闭上眼睛，嗅嗅书的香气。只要嗅到香气，碰到书，我就觉得自己非常幸福。”

经典名著就是让你读到甚至嗅到碰到都觉得非常幸福的书。

因为它是千百年大浪淘沙留下的杰作，有壮伟卓越的人文精神，历久鲜活的人生经验，读了它，你就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。

因为它美轮美奂的人物和语言，复杂精微的情节和结构，它使你年复一年有崭新的解读，燃烧着烤暖生命的永不熄灭的艺术之火。

它经得住不同时代和民族的“耐读”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二十年来，以“名著精译”为理念孜孜以求，幸得外国文学研究、翻译界众多方家贤俊的鼎力相助，所出版的“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”深得海内外读者的嘉许，许多译作跻身当代中国最优秀的译本之列。这些精心翻译、精心编校的名著，对于一般读者来说，可以免去啃原文之劳，可以不受被误导之苦；对于专业读者和研究专家，我们敢说，若与原著摩挲对读，会心的享受之外，也许还有诸多启示。

愿我们的新版本成为你收藏馈赠、咀嚼品味的喜悦选择。

# 目录

## 第一卷

---

第一章	(3)
第二章	(16)
第三章	(38)
第四章	(62)
第五章	(94)
第六章	(118)
第七章	(142)
第八章	(165)
第九章	(190)
第十章	(210)
第十一章	(231)

## 第二卷

---

第一章	(267)
第二章	(299)
第三章	(310)
第四章	(347)
结尾部分残存的一章	(367)

# 第一卷

---

在

省城NN市,这天,一家旅店的院子里,哗啦啦地驶进来一辆相当讲究的四轮轻便马车。

---



## 第一章

在省城NN市,这天,一家旅店的院子里,哗啦啦地驶进来一辆相当讲究的四轮轻便马车。一般说来,乘坐这种带弹簧底盘的小型马车的人,通常是些光棍汉,比如退伍中校,陆军上尉,拥有一百来个农奴的地主等等,总之一句话,全是那些被称之为中等绅士的人。坐在马车里的这位绅士,论长相虽说不是美男子,可也不算丑,不算胖,可也不算瘦;论年纪他不算老,可也不算很年轻。他抵达省城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,不过伴随他的到来,省城里也不曾发生什么变化。只是在这家旅店对面的小饭馆门口,站着两个俄国乡下人,看见马车驶过来,两个人随便讨论了一些看法。不过话又说回来,他们议论的多半是这辆马车,而并不涉及坐在马车里的那位绅士。“你瞧,这马车轮子可真棒哟!”其中一个乡下人说,“要是去莫斯科,你看怎么样,它跑得到还是跑不到?”“跑得到,”另一个乡下人回答。“依我看,要是去喀山,恐怕就难说啦?”“去喀山恐怕不行。”另一个人答道。两人的谈话就此而止。还有,这马车驶到旅店大门口的时候,迎面走来一位年轻小伙子。小伙子身着燕尾服,那服装的款式显然是想赶时髦,故意露出胸衣,胸衣的对襟用一枚土拉城出产的带青铜手枪形饰物的别针扣着,下身穿一条又瘦又短的白斜纹布裤子。年轻小伙子转过身来,朝马车望了望,一只手按住差点被风吹跑的帽子,继续走他的路。

马车驶进院子之后,立刻有一个旅店的侍者跑过来迎接客人。



在俄国旅店里,通常把侍者唤作伙计。跑出来的这个伙计,活泼伶俐,伺候客人更是机敏异常,简直叫人来不及端详他那张脸是什么模样。他一溜风似的跑出来,手里拿着餐巾,只见他穿一件长长的仿锦缎面常礼服,个子很高,常礼服的衣领差不多顶到他的后脑勺。他把头发向后一甩,转眼之间,已经引领着绅士来到楼上,再沿着一条木制长廊走去,领他去看看上帝恩赐予他的客房。这客房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客房,因为这旅店本是一家普普通通的旅店,也就是说,这种旅店在省城里颇为常见。在这种旅店里,过路的客人只消花两个卢布,就可以得到一个房间,住上一昼夜。这种客房里难免蟑螂横行,看上去像黑李子干,爬满室内各个角落。房间里照例有一道门通往隔壁的客房,这道门又总是被一只五屉橱柜堵死。住在隔壁房间的客人,通常是沉默寡言,喜好安静,但却有一种古怪的好奇心,知道你初来乍到,不把你的来龙去脉打听明白他便睡不安心。这家旅店的外观与其内部倒也般配:这是一座长长的二层楼房,一层没有挂墙皮,赤裸着深红色的砖墙,砖头原本是有些破旧的,加之年深日久风吹雨淋,砖墙的颜色变得愈加灰暗;二层墙皮上涂着经久不变的黄漆;楼下是一排卖马鞭、绳索和刨子的店铺。在这排店铺的拐角处,有一家小店,或者更确切地说,有一个窗口,里面坐着一个卖蜜水香茶的男人。此人赤红脸膛,那脸色与他身旁摆着的俄式红铜茶炊<sup>①</sup>相差无几,倘若他不是长着乌黑油亮的大胡子,远远望去,还以为窗户里摆着两只大茶炊呢。

新来的绅士还在仔细打量着自己的房间,手下人已把他的行李搬了进来:最先搬进来一只白皮箱,箱子已有些破旧,说明它并非初次用于旅行。白皮箱是马车夫谢里方和仆人彼得卢什卡抬进来的,谢里方矮矮的个子,穿一件没挂面的羊皮袄;彼得卢什卡是个三十岁上下的小伙子,穿一件肥大的常礼服,显然是主人穿旧的

<sup>①</sup> 俄国特有的一种茶炉,多为铜制品,上面有雕饰,外观很漂亮,内中烧炭火,颇似我国旧时铜制茶炉,但体积较小。

赏给他的。这小伙子面相阴沉,看样子脾气很大,厚嘴唇,高大的鼻子。在皮箱之后,又搬进来一只带有精致的桦木镶嵌图案的红木小匣子,几副皮靴楦头和一只裹在蓝纸包里的烤鸡。搬完行李之后,马车夫谢里方就到马厩里照料马匹去了,仆人彼得卢什卡开始在窄小的门厅里安置自己的住处。这门厅极为简陋,黑乎乎的,又暗又脏。他事先已把自己的外套扔在那里,所以门厅里弥漫着他身上所独有的特别的气味,后来他拿进来的一袋子仆人的各种衣物,也都沾染了这种气味。他就在这门厅里靠墙支一张三条腿的小窄床,在床上铺一条小垫子;这垫子似床垫又不是床垫,早已被压得又扁又薄,像是他从旅店老板那里讨要来的煎饼,油渍麻花的,恐怕真正的煎饼也莫过如此吧。

仆人们忙活着张罗各自的事情,新来的绅士在这时已离开客房,独自到大厅里去了。这类公共客厅里的大概情形,恐怕每个出过门的人都是非常熟悉的啦:大厅的四壁通常涂着油漆,墙壁上部给抽烟的人熏得乌黑,下部被形形色色的过往旅客的脊背蹭得发亮。不过在这里盘桓得最多的还是当地的客商,每逢集市的日子他们都到这里来,六七个人聚在一起,照例喝“双壶茶”。天花板通常是熏得黑乎乎的,天花板当中通常悬挂着一盏熏黑了的枝形烛架,烛架下面挂着许多玻璃装饰,每当伙计活泼地端着托盘,托盘上擦着像海岸边的鸟群似的多得数不清的茶碗,从铺着破旧漆布的地板上跑过时,那些玻璃装饰就跟着跳动,发出叮叮的响声;墙壁上总有那么一两幅油画,画面和整个墙壁一样宽,总而言之,这里的一切都和别的旅店一样,不同之处最多也不过有一幅油画上画了一位女神,露出一对格外引人注目的大乳房,这么大的乳房我想读者大概也不曾看见过。话又说回来,造物主的这类玩笑在各种历史题材的油画里是颇为常见的,这些历史画不知是由什么人,也不知在什么时候,从什么地方带进我们俄罗斯来的,说不定还是我们的达官贵人,绘画爱好者,在他们的信差的劝诱之下,从意大利买回了这批画呢。这时,我们的绅士脱下帽子,解下围在脖子上的带彩

虹图案的毛围巾,这种围巾通常是妻子亲手给丈夫编织的,还温柔体贴地嘱咐过该怎样使用它。至于使用这种围巾的光棍汉,我就不敢断定是谁给他编织的啦,也许只有上帝才知道,反正我是从来不用这种围巾的。解下围巾之后,绅士就要吃午饭,吩咐侍者上菜。于是侍者便端上来一般旅店里通常供应的各种饭菜,有一盘热菜汤外加馅饼,这种馅饼是专为过路客官准备的,已保存了好几个礼拜,有脑子烩豌豆,有泥肠白菜,有油炸鸡块,有腌黄瓜,还有随时都可以供应的糖心馅饼;当侍者把这些热菜和凉菜端上来摆在桌上的时候,绅士便拉着侍者,或者唤作伙计的,东拉西扯地闲聊起来;问他这家旅店过去是什么人开的,现在的老板是什么人,旅店营利情况如何,他们老板是不是个卑鄙无耻的家伙。对后一个问题,侍者通常是回答说:“哎呀,他最喜欢坑蒙拐骗啦,老爷!”正如在文明的欧洲一样,在文明的俄罗斯,现如今也有许许多多值得尊敬的人,在旅店里不跟侍者闲聊一通,他们是吃不下饭的,有时他们还要拿侍者开一通荒唐的玩笑。话又说回来,新来的这位绅士所提的问题并非都是废话,比如说,他严肃认真地详细询问了这省城的省长是什么人,民政厅长是什么人,检察长是什么人,总而言之,省城里的显要人物他一个也不肯漏掉。然而,问起本地所有知名的大地主,即便说他不是怀着极大的兴趣,也可以说他更加确切细致:哪一个地主拥有多少个农奴,他的住处离省城有多远,性格怎么样,是否经常到省城里来,等等。他还认真询问了这一带乡村的情形:本省范围内是否发生过某些流行病,比如猩红热、致命的疟疾、天花以及诸如此类的传染病。这些情况他都打听得认真细致,而且要求回答准确,由此看来,他并非出自一般的好奇心。这位绅士的举止风度,流露出一种庄重威严的气派,连擤鼻涕也比别人响亮。不知他到底是怎样擤的,反正他擤鼻子的声音很像吹喇叭。他的这一优点显然是天真无邪的,但却在旅店的侍者们中间为他赢得不少尊敬,因此每当侍者听见他擤鼻涕的声音,便立刻把头发一甩,立正站好,显得更加恭敬,微微低头问道:“您还需要点什么东

西吗？”吃完了午饭，绅士又喝了一杯咖啡。他坐在沙发上，随手把一只靠垫塞在自己背后。在俄国旅店里，这种靠垫里装的不是柔软的羊毛，而是一种像砖头和石块一样硬的东西。绅士一坐下来就哈欠连天的，于是他吩咐侍者领他回房间去。他躺了一会儿就睡着了，足足睡了两个小时。休息好了以后，他根据旅店侍者的请求，把自己的官职和姓名写在一张纸片上，以便呈报警察当局。侍者拿着纸片下楼去了，一边走一边按音节拼读着纸片上的文字：“六品文官巴维尔·伊凡诺维奇·乞乞科夫，地主，私事旅行。”当侍者还在吃力地辨认字条上的文字时，巴维尔·伊凡诺维奇·乞乞科夫径自出了旅店，到城里观看市容去了。看得出，他对这座省城颇为满意，也许他认为这城市与其他省城相比毫不逊色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，那些砖砌的房舍都涂着米黄色油漆；木头房子上的油漆是灰色的，看上去颜色较深，倒也显得朴素大方。这里的房屋都是楼房，可分为一层楼的，两层楼的，一层半楼的，都清一色地带有阁楼。省城里的建筑师们认为，这必不可少的阁楼是最为美丽的部分。有些地方街道宽阔得像旷野，这些房子孤零零地掩蔽在鳞次栉比的木头栅栏里，显得很不起眼儿；有些地方房屋簇拥在一起，那里的行人明显增多，气氛也显得热闹。他沿着街道走去，遇见的尽是各式各样的招牌，几乎全给雨水冲刷得退了色，招牌上有的画着花形小甜面包，有的画着高统靴子；有一处招牌上画着一条天蓝色裤子，下面还有某一个华沙裁缝的签名；有一家帽店的招牌上竟写着：“外国人瓦西里·费德罗夫”；有一处招牌上画了一张台球案桌，桌旁有两人正在打台球，两人都穿着燕尾服，在我们的剧院里，演到最后一幕时，那些拥上舞台的看客们就穿着这种燕尾服。这两个打台球的人手握台球杆，正在瞄准目标，胳膊稍稍向后扬起，两腿弯曲着，像芭蕾舞演员腾空弹跳后刚刚落地似的。这幅广告画下面写着：“台球房在此。”有的地方直接在街道旁摆出几张桌子，桌上摆着核桃、肥皂和看上去跟肥皂相差无几的蜜糖饼干。一家小酒馆的招牌上画了一条肥鱼，鱼身上插着一把餐叉。最为引人注目的是，那些带

有灰暗的双头鹰国徽图案的房屋，现如今已不再是官府的办公处所，而被改做酒店，并打出了十分醒目的招牌。城里的马路铺得不大像样。他又顺便到市立公园里转了转，其实公园里仅有几株细细的小树，树根长得很不牢靠，树身下面用三根棍子支撑着，支架上涂着漂亮的碧绿色油漆。话说回来，尽管这些小树长得还不及芦苇高，但报纸上描写本城的装饰时却这样写道：“承蒙市政长官关怀，我市装点得更美丽，新辟公园绿树成荫，炎夏酷暑，可为市民提供乘凉消夏之所在”，接着又写道：“笔者曾目睹广大市民满怀感激之情，心情极为激动，泪如泉涌，对市长大人深表谢忱，万般情状，感人之深。”绅士向岗警详细打听了去往教堂、各长官衙门和省长官邸的最近便的路，以便在必要时前去造访，然后他便去欣赏了那条从市中心流过的河，在路途中顺手揭下一张贴在廊柱上的海报，以便带回旅店去细细阅读。接着，他发现街道旁木制的廊式人行道上走来一位模样并不难看的女士，后面跟着一个身着军服的少年侍仆，手里提着包袱；他专注地将那女士细细打量一番，再朝四周环视了一遍，好像要把这里的地形牢记在心似的，此后便动身回旅店去了。他回到旅店，一名侍者连忙上前伺候，轻轻搀扶着他登上楼梯，领他径直回到客房里。喝足了茶之后，他便在桌旁坐下，叫人给他点上蜡烛，于是他从衣袋里掏出那张海报，凑近了蜡烛，微微眯缝着右眼，认真地读了起来。不过，这张海报上没有多少值得注意的东西，登载的是正在上演的柯楚布<sup>①</sup>的一部戏的广告，波普廖文先生在剧中饰演罗拉，齐雅勃罗娃小姐在剧中饰演柯拉，其余的角色都是些默默无闻的人。可是，绅士却把他们的名字逐个读了一遍，甚至连池座的票价也没有放过。他发现，这张海报是在省政府的印刷厂里印制的，然后他翻到海报的背面，想看看背面是否印着什么东西，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，于是他揉了揉眼睛，很珍惜地把海报卷起来，放进他那只红木匣子里去。绅士有一个习惯，不论捡

<sup>①</sup> 柯楚布(1761—1819)，德国戏剧作家。

到什么东西,他都要放进这只小匣子里收藏起来。后来,他又吃了一盘冷牛犊肉,喝了一瓶酸梅饮料,接着便呼呼大睡起来,正如我们辽阔的俄罗斯国土上某些地方的说法,鼾声如雷地进入梦乡。看来,绅士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。

第二天,这位外来的绅士把全部时间都花在拜客上。对省城里所有的显要人物,他一一做了拜访。他首先怀着敬意拜会了省长,原来这位省长大人和他乞乞科夫一样,长得不胖,也不瘦,恰到好处;省长脖子上挂着圣安娜勋章,甚至有传闻说,省长大人很快要荣获星形勋章了,已作为提名人呈报上去。不过这位省长倒是个非常慈善的人,有时闲来无事还亲自动手在透空纱上绣花。然后绅士去拜访了副省长,然后去拜访检察长、民政厅长、警察局长、包税人、官办工厂的总监……绅士拜会的显要人物实在太多,可惜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,但这里只需指出一点就足够了:这位外来的绅士在拜客方面表现出非凡的能力和热情,连卫生监督和本城总建筑师那里,他也登门表示了敬意。此后,他又在那辆四轮轻便马车里坐了很久,苦思冥想,想想还有哪些官员需要去拜访,然而在省城里,他没有拜访过的官员竟一个也想不出来了。他在同显要人物谈话的时候,极为巧妙地对他们每个人都恭维几句。在省长面前,他便含蓄地说,到贵省来旅行,简直像进入天堂一般,道路四通八达,平坦光滑得像铺了天鹅绒一般;又说,当局任用的官吏也都是贤明之士,政府诸位长官的确值得大力颂扬;这些话他说得十分得体,仿佛无意中顺便提起,绝无曲意奉承之嫌。见了警察局长,他便夸奖省城的岗警,对他们作了极高的评价。在同副省长和民政厅长谈话时,居然两次把他们误称为“大人”<sup>①</sup>,虽然他们两人仅仅是五品文官,但对这个错误的称呼却非常满意。他这么做的结果是,省长当即邀请他当天晚上光临省长官邸,出席一个家庭晚会,其余的官员也都各自发出邀请,有人请他共进午餐,有人请他玩波士顿纸

<sup>①</sup> 俄国旧时对四品以上的官员才可称大人。

牌,有人请他随便坐坐,喝杯茶。

这位外来人很少谈他自己,仿佛故意要回避似的。即便有时谈起来,也只是笼统地说上几句,显得非常谦虚。在这种情况下,他的谈话就明显带着书生气,说他在这大千世界上不过是一条微不足道的毛毛虫,不值得人家对他多加关照;又说他这一生阅历很广,为了捍卫真理他仕途失意,累遭挫折,而且到处树敌,有些敌人甚至试图谋害他的性命;现在他只想找一个栖身之地,能够最终得到一点安静;还说他抵达本城之后,理应拜见当地最高长官,向他们表达无限崇敬的心情,这乃是他不可推卸之责任。在这省城里,对于这位很快就要在省长的家庭晚会上露面的新客的来历,所能了解到的也就这么多。为了出席这次晚会,外来的绅士花去两个多小时专事梳洗打扮,他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专注和耐心,也不是到处可以遇见的。午饭后他睡了一会儿,醒来之后,便叫人伺候他洗脸。他用舌头从里面顶着腮帮,用肥皂在两边脸颊上搓了很长时间;此后,他随手从旅店侍者肩头拿起毛巾,一丝不苟、面面俱到地擦他那张胖脸,先从耳根擦起,并且在这之前先冲着侍者的脸孔重重地哼哧两下鼻子。接着来到穿衣镜跟前,穿上坎肩,随手拔掉两根探出鼻孔之外的鼻毛,随后就直接穿上一件金光闪闪的紫红色燕尾服。就这样,他把一切都收拾停当,就坐上他那辆专用马车,在省城里那些无比宽阔的街道上疾驶起来。街道上黑乎乎的,只是偶尔从几家窗户里闪过微弱的灯光。然而,省长官邸里却灯火通明,犹如举办盛大的舞会一般;大门外面停着一辆豪华的四轮马车,马车上挂着灯笼,大门口站着两名宪兵,几名前导马驭手在远处吵嚷着,总之,一切都应有尽有。这时,乞乞科夫走进大厅,在最初的一分钟,他不得不眯缝起眼睛,因为烛光、灯光和女士们服饰的闪光,交织在一起,令人头晕目眩。大厅里的一切都沐浴在光辉里。此刻,黑色燕尾服在大厅里到处闪动,飘荡,忽儿分散,忽儿簇拥在一起,恰如在炎热的七月盛夏,一大群围绕在洁白晶莹的糖块上飞来飞去的苍蝇;这时,上了年纪的管家婆在敞开的窗户前面,把精制的

方糖块斩碎，飞散着亮晶的碎片；孩子们围着管家婆，好奇地盯着她那双粗糙的手，观看那小锤子上下飞舞地打击着糖块；苍蝇们的空中轻骑队伍，驾着轻风闯进来，那副威武雄壮的气势，和这里的肥胖的主人们毫无二致，它们借着管家婆老眼昏花，加上阳光不停地晃她的眼睛，便肆无忌惮地降落在香甜可口的糖块上，有些苍蝇分散行动，有些密密麻麻地聚在一堆。在这丰年的夏天，它们本来是没有食欲的，再说到处摆着美味佳肴，随时可以饱餐一顿，所以它们飞到这里来决不是为了吃东西，而只是为了露露面，显示一下它们的存在而已。它们在白糖堆上逍遥自在地爬来爬去，把两条前腿或者后腿彼此摩一摩，或者在翅膀下面搔一搔，或者伸出两条前腿，举在脑袋上面蹭一蹭，然后转身飞去，不一会儿，又带着新的队伍令人讨厌地飞回来。

乞乞科夫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察看大厅里的情形，就被省长大人拉住了胳膊，省长大人立刻将他介绍给省长夫人。此时，这位来客也没有为自己丢面子：他十分巧妙地对省长夫人说了几句恭维话，这些话出自一个具有中等官衔的中年男子之口是相当礼貌得体的。这时要跳舞的人一对对地架起胳膊排列成行，把大家挤到墙根上，于是乞乞科夫倒背双手，仔细打量那一对对舞伴们，瞧了大约两分钟。许多女士都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穿着入时，其余的女士打扮得随便一些，穿着在这省城里置办的上好的服装。这里的男士们也和任何别处一样，大致可分为两类人：一类人精瘦，喜欢纠缠女人；在这类人中间，有的人很像彼得堡的绅士，简直很难把他们区分开来；这些人同样留着精心梳理的连鬓胡子，或者干脆把一张椭圆形的脸刮得精光，修饰得漂亮雅致，同样是动作轻佻地靠近女士们坐着，同样说着道地的法语，像彼得堡的绅士们那样，妙语连珠地逗女士们发笑；另一类男士是胖子，或者是像乞乞科夫那样胖瘦适度，就是说，不臃肿，但也不太瘦的人。这类人与前者截然不同，他们对女人不感兴趣，避开不看她们，或者躲在一旁，两眼向四周扫来扫去，看看省长的仆人是否在什么地方摆出了绿呢子铺面的



牌桌。他们的脸又圆又胖，有些人脸上甚至长着赘疣，个别人脸上还有麻子；他们不喜欢留那种一撮毛式的冠式发型，也不喜欢留鬃发，更不愿理成法国人所说的那种“活见鬼”发型。他们的头发要么剪得很短，要么梳得十分光洁，而他们的脸庞就越发显得滚圆、盛气凌人。这就是省城里值得尊敬的头面人物。唉！在这个世界上，胖子比瘦子更善于料理自己的事务，瘦子们当官多半是做一些受上司委托办理的事，或者只是挂个名儿，尸位素餐而已；他们的存在实在是无足轻重，轻飘飘的，完全靠不住。可是胖子们就全然不同啦，他们从来不占据间接的职位，而是直接发号施令，要是在什么地方坐下来，也一定坐得稳当牢靠，宁可把那位子压瘪，压得吱扎作响，他们也不会挪动地方。他们不喜欢外表的豪华；他们穿的燕尾服不像瘦子们的那样做工精美，但在他们的精致的小匣子里却藏着上帝赐予的珍宝。瘦子在三年之内会把家产荡尽，连农奴也全部抵押到当铺里去；可是胖子就不同啦，你瞧，他日子过得悠闲自在，今天在城市尽头某个地方以妻子的名义买一幢房子，时过不久又在城市另一头买下另一幢房子，接着又在靠近城边的地方买了一处田庄，然后又买了一个能经营农、林、牧、渔多种产业的村子。最后，胖子为上帝和国家效劳一段时间，赢得了普遍尊敬之后，便辞去官职，转到乡下去当地主，变成一位可亲可敬的俄国乡绅，慷慨好客，日子过得舒舒服服。他去世以后，又由一些瘦子来继承产业，按照俄国的风习，用不了多久就把父亲攒下的产业挥霍殆尽。不言而喻，乞乞科夫在仔细观察端详这伙官吏的时候，头脑里充满着尽是这一类的念头。经过反复思考，他最终加入胖子们的行列，遇见的几乎全是熟悉的面孔：检察长那两道眉毛又黑又浓，左眼老是不停地眨巴，似乎在说：“老兄，我们到另一个房间去吧，我有句话要跟你说。”不过他是个很严肃的人，不苟言笑。邮政局长个子矮小，爱说俏皮话，是个满腹哲理的人。民政厅长深明事理，待人很客气。这些人全都像对待老相识那样向他表示了敬意，乞乞科夫微微躬腰，十分愉快地向他们一一还礼。就在这里，他结识了两位